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三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虞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尚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敷聖武代虐以寬兆民

允懷

詩商頌長發之七章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曷

過

同苞有三蘗

考生萌蘗謂韋顧昆吾也

莫遂莫達

九有有截韋顧旣伐昆吾夏桀

韋顧昆吾皆桀之黨

臣按先儒謂載旆秉鉞不敢不虔所謂臨事而

懼也夫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以至仁伐至不

仁而猶虔敬如此况無成湯之德之才所遇者

又非韋顧昆吾之敵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懼哉

殷武之首章曰捷

疾貌

彼殷武奮發荆楚架

冒也

入其阻

衷

聚也

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謂文王

諒爲天命文王之歸

無然

如畔離也援援也無然歆欲之美慕誕先登于岸道之徑

密人密須氏姓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名徂往共之阮國

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周師以按遏徂旅密師之以篤

周祐福也以對答也于天下

其七章曰帝謂文王予設爲上帝懷春念也明德文王之德

不大聲以猶與也色不長夏以革詳未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法也帝謂文王詢爾侂方警國同爾兄弟與國也以爾鉤

援鉤拂也與爾臨臨車也衝以伐崇名墉城也

司馬遷曰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

其後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

者崇侯虎也西北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朱熹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

八章口臨衝閑閑

徐緩也

崇墉言言

高大也

執訊連連

屬

狀攸馘

割耳也

安安

不輕暴也

是類

祭上也

是禡

祭始造也

是致

致其至

是附

使之文附

四方以無侮臨衝芴芴

強盛貌

崇墉仡

仡

強壯貌

是伐是肆

縱兵也

是絕是忽

威也

四方以無拂

反也

文王有聲之一章曰文王有聲道

發語辭

駿

大有聲也

道

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即崇國之地

文王丕哉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

言衆也

天也于牧

野維予侯

維與

上帝臨女無貳

疑也

爾指武心

詩序酌告成大武也曰於

歎辭也

王師遵

循也

養時晦

時純熙

光也

矣是用大介

甲也所謂一戎衣也

我龍

龍也

受之蹻蹻

武王之造

爲載也則

用有嗣實維爾公

事也允也信也師

魯頌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

淮夷攸服蹻蹻

武貌

虎臣在泮獻馘

所格者之左耳

淑善也開開也

也如臯陶在泮獻囚

所虜獲者

其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

善意也

桓桓于征狄

遇也

彼東南夷

謂淮

烝烝皇皇

盛也

不吳

音

不揚

也

不告于詛

也詛在泮獻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觶

從東矢

五十

其搜

疾

戎車孔

博

大徒御無斃

也

既克淮夷孔淑不逆

違令

式固

爾猶

也

淮夷卒獲

臣按朱真謂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

不賢其爲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淮夷爲頌禱之

辭則是詩所謂獻馘獻囚獻功者未必有是事

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魯嘗從齊桓會于鹹

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爲淮

夷之病鄆當是時主會在齊而僖公從焉作頌
百以公亦嘗與齊之會故掠齊之美者以頌魯
歟臣載之於此以見受成獻馘之禮皆在於學
非但禮有是言而古之人實嘗行之非虛語也
曲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臣按征伐天子之大權非王命而自行是亂也
春秋書鄭人伐衛夫春秋以來列國興兵此其
始也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安國曰文宣以來正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春秋書之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師圍蔡

胡安國曰楚子在申召蔡侯伏甲執而殺之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與

君之罪，置君而去之，又何惡乎？今虜本心欲圖其國，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歿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虜而名之也。其慮遠矣。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法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

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

鄭息同姓之國

不微

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

宜乎

應十一年

桓公十一年闕廉口師克在和不在衆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

食者

謂在謀之

又何問

翁與也

焉

劌曰肉食者鄙未能

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

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

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

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

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帥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旣成列楚人未旣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旣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蘇軾曰襄公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自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未有如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十有二年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聞鄭旣及楚乎

桓子

即荀林父

欲還日無及於鄭而勤

勞也

民焉用之楚歸

而動

謂勤兵伐鄭

不後

未爲後時

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

也

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

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潘黨曰君

晉楚

盍築武軍

築軍營以章武功

而收晉尸以爲京觀

其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

知也。夫文止戈爲武。夫武禁暴。武之德戢兵。二保大。三

定功。四安民。五和衆。六豐財。七者也。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

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

定功。所爲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

以和衆。利人之幾也。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

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十年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牘

戎有受脤。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

覆無事焉
京觀觀此
能不虛媿

蕭若

內憂盍擇楚以爲外懼乎

十六年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美地名使棄疾爲蔡公

問於申無宇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

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

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

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

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

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白賈殺無知在莊九年衛蒲戚實

出獻公在襄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

不掉君所知也

臣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語實為切要人君之治國必居重馭輕必以大制小則上下之勢順小大之分定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非獨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成命矣考之楚語有曰公制城邑若體牲焉自首領股肱以至於拇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夫邊境者豳之尾也譬之於牛馬處暑之既至畜彘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懼之此譬尤為詳盡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盍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

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矣夫昔闔廬食不二味居

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臺榭也舟車不

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不尚細靡在國天有雷厲親巡其

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

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

死之不曠棄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

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

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

而用之自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王襄至日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

八編頃卷六十三 兵書

倉葛曰武不可覲。也見文不可匿也。覲武無烈。匿文不

昭。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

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孫卿曰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許而襲之與先覺而後擊之一也。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謙在

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抗強敵，力攻守也。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

臣按司馬遷載此於律音，言律而先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假首。惟原兵戎之始，而及春秋戰國善戰之士，次及桀紂二世之失，而以孝文拒陳武之言終焉。蓋欲世主儆兵息民，綏和

通使使民氣歡洽。陰陽協和。以爲造律之本。其
意善矣。但其謂孫武輩申明軍約身寵君尊以
爲榮則猶戰國之氣習也。夫帝王用兵出於不
得已以除民害耳。豈所以爲身榮哉。若夫所謂
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權之一字。誠用兵可
否之決也。臣以爲權於輕重。以事言之。不若權
於是非。則以理決之。之爲得也。

漢高祖時陸賈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
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
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軍伍之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

功力之事

以比追

逐胥

捕盜

以令貢賦

施政令以貢賦之事

吳澂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其行速而期近故下夫無畏憚室家無怨思秦漢

以來萬里長成民之憚行如往棄市於斯之時乃假周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

臣按成周因田賦而出軍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徧知其人丁之多寡又於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強弱能任其事與否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編次爲一伍積累而上階級相承以爲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因地制而起則人無貧窘非任事不用則士無疲懦此制一定遇征伐則起之爲軍旅當教閱則作之趨田役遇盜賊則比之使追捕遇閑暇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

隨時起調無事則依舊輸納每正卒之外皆存
餘下以爲之副貳隨闕而隨補軍伍無有空也
多用則多起分數無不足也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
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
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
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
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
百人

臣按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太

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去
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卽吾吏。居則聯其家。
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六
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仗
節之士。有事則驅之於行。陳事已則歸之於田。
里。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繁。而數不闕。自耕而
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
無握兵之患。

春秋滅公元年作丘甲

胡安國曰作丘甲。蓋兵也。爲齊難作丘甲。蓋兵備

敵重困農民

臣按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爲乘廣魏爲武士秦爲戎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永不可復

薛氏

失其名

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

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

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
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自夫
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
方一遍焉。

臣按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賦故有乘馬之法後
世騎戰不復用車姑備其制於此說者謂王畿
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時百年
之中兵不三四舉是以其兵雖設而其人老死
而不試者多矣。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制國五家爲

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
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
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
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速長帥之十連爲鄉
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
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
有高子之鼓春以獐兼振旅秋以獬治兵是故卒伍
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旣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
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八與人相疇也四家與
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

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猶橫也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觝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祓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

相制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
井田之遺意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
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

林駟曰漢制南軍衛官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
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
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候則皆兵
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
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
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
漢人南北軍之制也

臣按三代兵有定制見于周官者可考也自遷
固史皆不志兵而此數言者附見班史刑法志
中固之意謂兵乃刑之大者如虞書蠻夷猾夏
寇賊姦宄而掌於臯陶之刑之意雖然帝世純
用德化而漢以戰爭得天下豈其倫哉遂使一
代兵戎之制無所於考可慨也

本朝設錦衣旗手等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卽
漢南軍衛宮之意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卽漢北軍衛京之意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

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

夏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

臣按以上漢一代軍制大略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彊騎。彊騎又廢。爲方鎮之兵。及其未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

臣按唐一代軍制大略具于此。

重因內如
此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與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折關中爲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爲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旣而復之。軍置將軍。一人。軍有防。置主一人。太宗貞觀十年。總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臣按史謂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共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

帥無握兵之重

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橫手步射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二十萬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彊騎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叙府兵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

仁雖亦極

言暴兵之

便

宰相得錢

收兵法第

之不足當

手也本

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
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
罪其拆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
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

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
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漸墮爲人所賤
百姓耻爲之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
戍卒以緡帛寄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牟利其死而
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
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

有天下者
以生人作
死人何忍

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之彘騎。李林甫爲相，又募
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
禍亂自生。至今爲梗，嚮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
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
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穆宗之初立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
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
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遂可其奏。軍士落籍
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
下卒皆集，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旣少，皆臨時召募。

烏合之衆

宋之兵制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戎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所在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且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太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咸平以後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剽太多將驕士惰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羣盜

其初兵不滿萬，光寧以後募兵雖衆，而土宇日蹙。

臣按宋一代軍制具于此。臣嘗因漢唐宋之軍

制而論之，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

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簡略，不可爲法，故也。我

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

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

本朝軍伍之制也。

蘇軾應詔作策別其一曰：定軍制。昔漢之制，有踐更

之卒而無營田之兵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軍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盡取以歸于京

師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戍內而食四方之貢賦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

臣按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徭役科征未能盡蠲况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

八編卷之三十三
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補其罅舉其偏而振其所廢。墜雖至今存可也。惟今

聖朝建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鷺多材力復彥徒馬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後罄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必欲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由牧此言觀之則

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已往
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爲率今一衛有僅及其
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

朝廷非不時加整飭歲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
司亦往往謫有罪者戍邊然終不能復

國初之舊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天保定
真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

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
爲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勁
兵則

國勢自尊

國威自壯。視彼列屯坐食之衆，游手養之徒，蓋有間矣。每縣因其原設里社，制爲隊伍，一以所居就產爲定，里社丁戶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戶，分爲二隊，隊伍十名，立一總甲。視軍衛總旗每隊分爲五小甲，甲十名。視軍衛小旗又合十隊爲一都甲。視軍衛十百戶而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咸仍舊焉。凡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類，科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養馬納糧二事。

他賦役皆無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例。其兵籍每歲季秋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二爲一。單丁則合諸他。每丁自備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歲時閱視。有不如度及頓壞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疍羸篤廢者除其名。秋糧量減其額。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兵不番戍糧不調運。歲十月上其籍于兵部。五郡謂順天等五府之兵分屬五軍州縣各爲教場。月一點操之。每府又闢平行地爲一大教場。孟冬農隙兵部奏遣該府都督一員帶領將率於此。

與其養諸
送縣不若
備諸五郡
此上計也
可與京東
水利並行

召集民兵依京場操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
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馬政工部遣官閱兵
器事竣各具實開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調所謂
養馬之政計村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
馬廐不及數者合諸其鄰每三丁備一種馬俗
謂驃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飼擇其中有
物力材幹之人立爲群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
丁種粟取稗種豆取料至秋成時按畝以收預
爲倉場積草料於近廐之地以爲牧養之費民
無地者官給之凡境中原額草場爲勢家奏取

爲莊田者一切查理還官分給于民非但養馬兼蓄驢騾以爲駕車運遞之用孳生之馬有壯健者印烙畢卽俵散壯丁俾其騎操官時點視有疲損者罪其人則

國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馬矣或曰五郡切近京師應內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罷免從何措注請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夫役若干物料若干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計筭天下秋糧夏稅鹽鈔坑冶課程等項名色之數歲入凡幾何舊積凡幾何經費之外預備

之餘酌量多寡足以備用無闕其有羨餘者別
爲收貯以爲此五郡顧役之直買物之費凡此
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爲計工定直出此錢顧
閒民以代之當此卽宋人顧役法但宋人取錢
於民今取於官民役必先
使之當過然後逐月予直如
當過正月於二月朔日予之凡此五郡每歲合
辦物料官爲先事計筭出此錢隨時估以代之
售如此不徒寬民力以足兵備亦足以救市井
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實廉官吏不
多科擾民矣大約計順天一府一歲所費不過
用二十萬其餘每府不過十萬或五七萬耳或

曰昔宋韓琦刺民兵於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光六上章以爲不便其後不十年果以之運糧戍邊大爲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既籍民爲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爲此議惟仍州縣之舊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煩數也農隙教戰朝委將帥惟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糧不調運惟於一時農事之隙開通溝洫築堤引水以備旱澇或修築京城以爲急切之

備。或幹。還京備。以實。近邊之闕。除。此之外。不許。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

八編類纂卷六十四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版武備

官禁之術

周書立政周公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

牧民常任事

公 卿準人

守法有司

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周禮天官官正掌王官之戒令糾禁以時

四時比也

宮中之官府

謂官府之在官者

次

次所以待直宿

舍

舍所以待休沐

之衆寡

爲之版以待夕擊柝

以雨木爲機以警夜

而比之國有故則令

宿其比亦如之

按激又言周自文王以來王政先內治當時侍衛僕從罔匪正人雖綴衣虎賁趣馬之微亦惟吉士之求惟大宰以大臣臨之宮壺朝廷均爲一體非若後世之疎外廷而親內豎也夫宮正則屬於冢宰所以兼制內廷之私人而又以小宰宰夫之戒令糾禁行乎其間養成君德如此王業豈有不盛也哉

宮伯

亦長也

掌王宮之士

衛士也

庶子

國子之侅

凡在版籍者

籍名者

掌其政令行其秩

稟

敘才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

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臣按周制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則
是王朝宿衛之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

祖宗以來用功臣子弟以爲勲衛蓋亦此意臣竊
以爲今日宜廣此意凡公侯駙馬伯及凡有功
德於國家者之子若孫皆授此職使之番上宿
衛如此則不徒宿直宮禁得肺腑之臣而勲戚
子孫亦得俸祿之養蓋一舉而兩得焉

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
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軍旅會同亦如之舍王中所止在處則守王閑陸指也王在國

則守王宮

爲周衛也

國有大故則守王門

臣

按此虎賁之名見於周書立政蓋天子之親兵也今制錦衣以下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軍都督府所隸專以扈從宿衛爲職卽此也

旅賁氏掌執戈所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長盾軍旅則介甲冑之屬而趨

臣

按勇而疾走曰虎賁又憤怒也周官既有虎賁又有旅賁旅賁者主督力而言亦論

今制錦衣之卒。既有校尉。又有將軍。亦士也。曰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虎賁三百
人。

臣按先儒謂虎賁八百人。乃天子親兵也。六軍
之外。禁衛惟此而已。王不出。則虎賁不出。及其
弊也。以之從軍旅。賜諸侯。非舊法也。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

易祓曰。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官伯之職。當時以二
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
高第。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以期

門羽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官

一臣按古者環衛有二等漢有衛尉衛兵是即周官宮正宮伯之職宮伯則領貴游子弟而宮正則領宮徒役事者也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臣按史言武帝微行與侍中等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先儒謂漢期門千人秩比郎亦周人虎賁之遺意

林駟曰東漢以來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分屬之後政令不行

於其間而又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
惟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爲禁衛者皆非士人
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黃門之廬耳故宦官內
典門戶外與政事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
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柰何禁之與
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爲郎中久矣後盡除
宦者選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廬卽此可見推原其
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其禍流至是也

臣按漢初宿直皆以士人爲之其後不用士人
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內外大權悉歸之誠能如

周人以內宰小臣閹人寺人女御女史之職皆屬之大宰以受其節制焉則彼雖欲逞其不軌之心亦且有所忌憚而不敢爲矣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初起兵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爲千騎睿宗時增至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後有左右神策軍

十六衛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領軍曰左右監門曰左右千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至領

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

林駟曰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橫北衙既橫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諫之而不及用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爲患至是也

臣按

本朝十二衛卽唐人十六衛之遺制凡諸衛之

親軍皆以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巡徼監門禁而錦衣所掌者乃鹵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校尉力士卽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世卒而府軍獨簽幼軍卽漢之六郡良家子也始之設親軍也僅十有二後又稍有加焉諸衛正倅一惟其世獨錦衣之任則不以世而以能蓋

天子御座則夾陛而立

天子御輦則扶轅以行出警而入蹕承

旨而傳宣皆在所司也矧又

詔獄所寄人之死生繫焉是尤不可不慎擇其人也

太宗時詔右衛大將軍李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兩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直宿我得酣卧

臣按

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皆爪牙之任而無有所謂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大臣番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又有勳德世臣總司禁旅

九重之上，六官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肅宗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徵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巡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臣按設護衛之兵，本以制外兵也，非但不用其他將帥以巡徼，凡其人之子弟亦不可用也。

德宗時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古制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

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
以百獸畏之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
悉能爲敵。願少留意。

宋志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
取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
司皇城司驛驛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
屯駐屯泊。則就糧也。太祖鑒前伐之失。萃精銳於京
師。

太祖乾德三年。令天下長吏擇本道驍勇者。籍其名。
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林駟曰宋朝有皇城司殿前司皇城始於梁之乾
化宋因其名置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知
與副同主判之殿前始於周之顯德宋循其舊有
馬軍步軍獨殿前得統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
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無所統攝至
親從之官復命武臣同主其事又非專出於宦者
之手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一司亦
判然不相關亦漢南北軍相統之意也

臣按宋人禁軍不獨內衛京師而往往使之屯
泊於外失其所以命名之義矣蓋太祖懲唐末

以來方鎮兵疆之患故聚精銳於京師時出之以守郡國蓋欲以內而制外也其謀雖深而其勢則不順史臣謂其規模宏遠臣不敢以爲然也夫立國規模在篤近而舉遠居重以馭輕使天下之大四面環遶以爲吾屏蔽也旣爲禁兵豈可遠出而衛郡縣使之就糧于外禁士獨往乎抑亦挈家以行也嗚呼宋人制軍如此宜其武事之不振也。

仁宗嘉祐五年公主以夜入宮左正言王陶言周禮闈人掌宮門之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宮之令糾其

出入以謹嚴周衛。杜絕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邳惲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邳惲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晝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真偽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略無譏防。其所歷皇城宮殿內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勅劾。詔公主宅都監入內供奉官等九人並遠小處監當。

六年同知諫院司馬光言式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勅魚符其受勅人具錄所開門并出入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閣覆

奏御注聽卽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關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爲開及不承勅而擅開閉出人者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

臣按宋王陶司馬光所言二事可見古人嚴謹
宮門之禁我

聖祖於此一事尤加嚴切每夜將軍上宿遇有一瓦石之隊一蟲鳥之落詰旦早朝卽令給事中引赴

御前奏知。矧可夜開城門以出入哉

臣按

祖宗於門禁出入其法最嚴每四五享

太廟夜間出鑰於門隙早朝亦於

御前奏知各門監守門官及各衛官軍遇有出

入者必須有牌面方許其入迨其出也必搜檢

之其入也不許携寸鐵其出也不許帶一物况

敢有王襍和被藏劍盜出佛真珠之事哉

以安國言于高宗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

專掌宿衛成王卽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

欲知其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諸軍也康王新立大保

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之子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勳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遠矣今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卑少豈尊君強本消患豫防之計也

臣按禁旅之帥必用勳舊之貴三代之制也

京輔之屯

禹貢五百里甸服

漢志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

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
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

臣按古者兵出於農天子之兵出於六軍六軍
之兵止於六鄉甸服千里之間其所賦之兵而
所出之稅自足以給之無勞遠饋肉足以衛王
室而外足以鎮壓天下之大四夷之遠非若後
世簽軍於遠方則人不土著而易於消耗列軍
以長屯則人無別業而難於供億

漢百官表中尉奏官掌徼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
易板曰南軍以衛官城而乃調之於郡國是軍以

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輕重遠近之不倫歟蓋郡國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之衛宮城三輔距京師爲甚邇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

臣按衛宮而取郡國之兵恐未爲得策夫以疎外之兵無鄉土親屬之顧戀而使之番上執戟以衛王宮無事則已一有事焉安能保其無外顧之心乎我

朝宿衛之兵用世將以統士卒其慮深而遠矣

漢百官表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

易板曰左卽扶風右卽馮翊京卽京兆謂之三輔
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
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
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
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國錯列畿甸其
勢爲甚逼則兵權爲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
郡守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
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以馬不適士効乏軍
典連貶秩則知左右京輔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

中尉也

臣按此所謂都尉乃京輔之都尉也與主南軍都尉者不同

太宗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衣草

鐵馬孟布槽鍾鏤鑿確筐斧鉗鋸皆一甲林二鎌二
隊具火鑽一胷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
三十胡藤橫刀礪石大騰氈帽氈裝行膝皆一麥飯
九斗米一斗皆自備并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
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
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
爲越騎其餘爲步兵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
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
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
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

給馬者官予其直亦之

林駟曰漢之畿兵始爲番上至其後也番上變爲長屯長屯變而遠征而畿兵之制壞矣唐之畿兵始爲府衛至其後也府衛變爲長從長從變爲禁軍而畿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內兵三變之由也

宋徽宗熙寧四年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潁昌爲南輔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詔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萬人爲額

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

以爲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爲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於徽宗時亦於畿郡立爲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爲額。我

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

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北。其初猶以行在爲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徧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

半以來，并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然而畿甸之間，猶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爲固，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敵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爲最遠焉。請如漢唐宋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其舊而加以番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

州爲輔

或真定

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

清爲輔坐鎮潞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爲國者必固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譬則人之家居必有藩籬牆壁然後宮室堅固內呼而外應若設關捩然有所動於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

起調兩直隸河南山東軍赴京上班操備半年
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兩
隊伍空缺者有之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逞
之徒乘虛爲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爲輔郡因
近屯守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
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備禦之
具而關隘有守

郡國之守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臣按封建以前之國卽秦漢以來之郡

一曰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丘水田濕城池邑居

園圍衢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四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臣按周制百乘之家即秦漢以來之一縣千乘之國即秦漢以來之一郡

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

臣按此周人連帥州牧之設漢唐宋郡國皆有兵然散而無統惟

本朝制兵府州若縣要害之處皆立衛所而又於總會之處立爲都指揮使司以統之得周人連帥州牧之遺意

秦始皇既并天下爲三十六郡置材官

漢興踵秦置材官於郡國

易祓曰漢不特置材官而已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

驍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列郡王國侯國三等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甲卒其在王國者則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長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後可發

臣按昔人謂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我

朝於親藩皆設護衛然爲給其使令而不許其調遣遇國家有事亦起焉

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而

謂其兵爲方鎮

臣按節度使之兵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天寶以後王室日卑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陳皆除節度使出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十餘州小者兼三四州方鎮起而唐之威令不復行矣

宋制軍有禁軍有廂軍有鄉軍國初盡選驍勇部送關下以補禁衛餘留本城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各隸其州之本城專以給役內總干侍衛司鄉軍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

臣按宋朝州郡之兵自元豐以後皆升同禁軍
兵雖以禁名其實皆非禁旅也

凡諸州置馬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馬
軍步軍亦如之馬步軍諸指揮各有副使每都有軍
使副兵馬使都頭副都頭廂軍頭十將將虞候承局
押官置都監監押以領之歲時簡練馬下州及軍監
但有牢城兵則軍校之職隨宜裁制

陳傅良曰自建隆三年以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
更戍他郡不得坐食於本營蓋勞之則易使散之
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三司禁旅就糧州郡亦不

得常坐食於京師，自列郡各置禁軍，於是嚴差

占破之令，而壯城

元豐於廂軍內差壯城兵

作院各置指揮，於

是在軍禁旅無就糧者，禁軍在城防托，而廂軍亦升爲禁軍，不復戍役矣。養兵之費徧天下，虜人犯闕無能發一矢者，以不守祖宗舊章也。

開寶八年發渭州平原潘源二縣民治城壕，因立爲保毅軍，弓箭手分鎮戍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戍以親屬代。

陳傅良曰：此義兵也。咸平五年始置營，升爲禁軍。寔有點差之令，韓琦爲相，刺陝西義勇，司馬光六

上疏爭之已而新法行遂罷強壯弓箭手而用保甲要之皆以刺配爲軍失祖宗本意

臣按國家立爲衛所以護衛州縣衛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閫以總制之而有都衛之設其後也改都衛爲都指揮使司文武並用軍民相安然承平日久舊例遇有缺伍衛所差旗軍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流之弊乃至於勾至者反少於所遣之人於是用言者計每歲分遣御史清勾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勾之數以爲黜陟然亦徒害平民

無益軍政。臣嘗考歷代之制，皆是草創之初，軍伍數少，而其末世乃有冗濫之失，惟我

朝則是先多而後少，何也？前代之制率因一時而隨事制置，惟我

聖祖則斟酌古今，立爲一代之制，使子孫百世遵守焉。方其初制爲軍伍也，內地多是抽丁聚集，邊方多是有罪謫戍，歲月既久，姦弊日滋，或改換姓名，或變亂版籍，或潛行析戶，或私自分居，遂至簿卷難清，挨究無迹。其間丁盡戶絕者，固亦有之，而正戶固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無

也爲今之計乞勅兵部通行清理凡天下都司衛所俱要造冊開具本衛若所原設額數若干見今實在若干缺伍若干不問存亡備細開造具其籍貫及充軍緣由仍行戶部行下天下布政司若府州縣亦要造冊開具各州縣軍戶若干見在充當者若干挨無名籍者若干彼此照對以見其實在之數其衛所見在食糧者若干缺伍不補者若干兵部類以奏聞會文武大臣集議所缺必設何法然後得軍伍足數以復國初之舊

仁宗慶曆元年張方平言民之所以懼籍爲兵者不
唯鋒刃矢石之難且重去其鄉土今若番休遞戍終
身不離本鄉冀望邊事漸寧卽息肩安業昔太宗籍
兩河之人以爲鄉兵于時識者悼其失策蓋不若因
兩河強壯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
不食廩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
後爲官軍也又曰強壯弓手各在郡縣未去農業若
朝廷用漢代更之術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遞爲
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乏備不因帑廩之積常得
丁壯之人今旣籍爲正兵處之連營則其衣食財用

終身仰給縣官矣

真宗景德三年鎮戎軍曹瑋言有邊民應募爲弓弩手者請給以閒田蠲其徭役有微簽以爲正兵而官無資糧戎械之費詔人給田一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出戰馬一匹

臣按今州縣軍戶多有丁盡戶絕者其人居宅田產必有承而受之者除生前立契明賣者外行清軍御史會同布政司及府州縣官挨究歸官有願代其役者卽給以本軍絕戶之田若是邊軍就令以近就近又行戶部通行天下凡沒

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後者不分有無承佃盡數
刷出照宋朝之例給民爲軍是亦足兵之一策
也

仁宗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揀爲義勇盡鈔民丁增
廣其數河東亦揀刺如河北法

臣按此前代點集民兵之明效

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民
流入京東者三十餘萬臣旣憫其濱死又防其爲盜
遂募其伉健者以爲廂兵旣而選尤壯者得九指揮
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軍俸廩而得禁軍之

用可使效死戰鬪而無驕橫難制之患詔分置清柔
苗徐沂密淮揚七州

陳傅良曰條約弓箭社如龐籍蘇軾則人情不驍
而邊備脩矣此今日所當講也

臣按龐籍所奏條約之法無可攷前此知定州
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
及射獵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蓋因其俗而
加以法也

胡安國言于欽宗曰乞於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
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內或

有警急京城戒嚴卽各帥所屬守將逐急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王室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

臣按安國乞選擇重臣付以在外兵權以統屬郡以輔王室其策良是

宋孝宗時陳俊卿爲相奏請應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民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

臣按既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則是民旣出賦稅以養兵民而又不免其身謂之不擾不可也此等之議切不可用。

本兵之柄

帝典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殲光汝作士

胤征曰惟仲康

太康之弟

肇位四海胤

胤之弟

命掌六師

林之奇曰仲康卽位之始卽能命胤戾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卽皇帝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

臣按唐虞之始兵政兼於刑官未有專司兵政

者至是仲康始命胤戾掌六師然則兵司之設其在有夏之世歟前代掌兵之官無定制五代以來雖設樞密院然皆以文臣克惟我

聖祖開國之初首建大都督府與中書省並其後
廢中書省分六部亦分大都督府爲五軍設左
右都督都督同知僉事各二員其有以公侯伯
任府事者官與爵命入銜其後止書其銜曰掌
某府事某侯若伯非舊制也

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周禮惟王建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
以佐王平邦國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

其勝也

弱犯寡則責

其制

秀門之賊賢害民則伐之

以討之

暴內

其國陵外

諸矣

則壇

置之空地

之野荒民散則削

削其地

之負固

恃其險阻

不服

則侵

其地加之

賊殺其親則正之放

逐也

弑其君則殘之

犯令

上命

陵政

陵政王政

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代有罪若

大師

謂王自出征伐

則掌其戒令

臨也

大卜

卜出軍

帥執事

涖灋

殺牲以血塗之

主

謂遷廟之主

及軍器及致建太常

太常之旗比

也。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眠事而賞罰若師有功

則左執律

聽軍聲者

右秉鉞

致殺伐者

以先愷

兵樂

樂獻于社

若師不功

無功

則厭

厭危喪服也

而奉主車

小司馬之職掌

鄭玄曰此下脫滅漢興求之不得

軍司馬 與司馬 行司馬

臣按先儒謂周禮六官之中惟小司馬一官職

掌不悉備而軍與行三司馬又徒有其官名而闕其職掌蓋先王以爲明民以凶器危事適以成其乖爭之習所以爲是藏吾用而不示民者爲慮微也我

祖宗不使天下知兵馬之數亦此意也近世乃有

團營之設

詩六月之三章曰有嚴

威也

有翼

敬也

共

與供也

武之服

事也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其五章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臣按三軍之制國家兵權所繫今魯國之軍其作其舍皆由臣下而爲君者無與焉國非其國矣。

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雜兵都兵。

臣按後世設尚書掌兵政始此。

唐置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兵之政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廩方三曰駕部四

曰庫部凡將出征告廟授斧鉞軍不從令大將專決
還日具土其罪凡發兵降勅書於尚書尚書下文符
放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不待勅衛士輒直發一
人以上必覆奏諸蕃首領至則威儀郊導

臣按唐人始分六部而兵部專掌兵戎之政其
屬有四宋以來因之然皆爲宰相之屬至我
朝罷中書省及樞密院而兵部始得以專達於
上蓋專前代樞府之權而尚書兵部之政仍如
故

宋志樞密院佐天子執兵政凡邊防軍旅之常務與

三省分班稟奏事于國體則宰相執政官合奏

林駟曰樞府之官自唐始名肇於開元官設於永泰權重於五代而其制至宋而始詳以東府掌文事西府掌武事

臣按程頤言樞密乃虛設一大事既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說者謂密院與中書對立止如叅知政事與宰相分班知印未害也有使有副使有知院有同知有僉書又有所謂直學士都承旨檢詳編修其屬皆與宰屬等兵民本一而強分爲二必置一司如是之

浩繁所謂虛設一大事也我

朝革去樞府而專以兵政歸兵部官簡而職專
事權歸一而體統不紊

仁宗至和二年知諫院范鎮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
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
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
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
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

范祖禹言於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
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將

希夷錄 卷之四
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專制。此所以無兵變也。

臣按我

朝革去樞密院，設五軍都督府，分掌軍旅，則兵權散主，而無自專之患。而凡宋元以來樞密之任，一歸於兵部焉。

器械之利上

書禹貢荊州厥貢杙、杙、幹、栝、栢、礪、砥、砮、丹、雉、籥、箛、楛。

蔡沈曰：杙，木似樗而可爲弓幹；砮者，中矢鏃之用。籥、箛，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爲矢。

臣按魯語肅慎貢楛矢石弩。註：弩，鏃也。蓋肅慎氏之矢，以楛木爲筈，以石爲鏃也。由是以觀，則木亦可以爲筈，不但竹也。石亦可以爲鏃，不但鐵也。

費誓曰：善穀。

穀，完也。

乃甲冑敵。

繫之也。

乃于。

盾也。

無敵不弔。

音的，精也。

備具也。

乃弓矢鍛。

淬也。

乃戈矛礪。

磨也。

乃鋒刃無敵。

不善。

孔穎達曰：少康子杼作甲，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漢以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鎧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也。穀謂

穿徹之甲，繩有斷絕，當使敕理穿治之。楯紛如綬而小，繫紛於楯，以爲飾。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五十矢爲束。臨戰則用五十矢爲束。

藁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

鄭玄曰：箭幹謂之藁，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藁人。

臣按：秋官職金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可見

周之弓弩矢箠皆造於官其費用之工本皆受于職金不取於民也

秋官職金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鄭玄曰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

註 按此可見古者造兵器不取於民而取之於盜賊之任器賍物後世舉而行之是亦寬民力

足兵用之一助也

考工記曰函

容包

人爲甲犀甲七屬

謂上旅下旅

兕甲

兕皮

爲之六屬合甲五屬犀

犀皮

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

年合

則革裏肉取其表合之

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

者之

然後制

裁

革

皮

權

知其輕重

其上

腰以

旅

札葉也

一

札

與其下

腰以

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

謂圍之一匝凡

甲鍛

鍛革也

不擊

謂不至

則不堅已敝

謂革太熟

則撓

曲也

凡察

革之道

眡其鑽空欲其窻

小孔

也眡其裏欲其易

歲也眡其朕

謂革制

欲其直也

察

衣

之欲其約也

舉

無

也

眡其鑽空

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齒

謂如

也

眡其鑽空

謂如

而窓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其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繫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光耀也。

衣之無斷則變

隨人身之變利也。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

膠絲漆也。寒

奠讀爲

體冰析澣

澣澣也。

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

爲

浴

夏治筋則不煩

也。

秋合三材則合

也。

寒奠體則

張不流

猶核也

冰析澗則審

猶定也

環春被弦則一年之

事

謂暮年乃可用

矢人爲矢鏃矢參分

謂三分之

弗矢

弗當作殺

參分一在前二

在後兵矢田矢五分

謂分之二

二在前三在後殺

當作

矢七分

爲七分

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

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筈

矢幹

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

猶正也

其陰陽

浮之於水以浮沉辨之也

夾其陰陽以設其比

箭括抵弦

處

夾之使輕重均

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

凡居

羽三分

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鈺

謂箭之足

十之重三坑

量

前弱則俛

後弱則翔

謂箭中者

中弱則紆

曲也

中強則揚

飛也

羽豐則遲羽殺則趨

旁捷也

是故夾

以插夾天

而搖

動也

之以抵其豐殺之節也

撓也

之以抵其鴻

鴻強也

殺之稱也凡相

擇也

筭欲生

謂無而

搏

謂圍也

同搏欲重

同搏欲其材之重

同重節欲疏

同重欲其節之寬

同疏欲卓

同疏欲其續栗而堅

桃氏爲劍臘

謂兩刃

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

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賈公彥曰臘謂兩刃兩面各有刃也劍春中高兩

面趨鏑鏑卽鋒也莖

納於夾中者

在夾

人所握處爲夾

中者圍

二寸半長五寸

臣按釋名劍者檢也。所以防檢非常是蓋防身之器。司劍之官而謂之桃氏劍。所以禦暴除惡。以桃之爲機。能辟除不祥故也。

廬人爲廬器

戈

二

也

六尺有六寸

父

如杖無刃

長尋

八尺

有四尺車戟

三常刃

倍尋

言就也

矛

句

常有四尺

夷之爲言傷也

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

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欲飽。且涉山川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臣按戈戟皆刺兵也戈二刃戟三刃及擊兵也如杖而無刃矛句兵也上銳而旁句酋矛夷矛特因長短而取名爾矛用以句則宜長於戟然後有及故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酋言就也近而就之也夷矛以長爲主而就之故曰酋矛夷言傷也以夷矛極長句則有及而傷物爲易故曰夷矛此矛之辨也考古之兵器見於周禮者五兵註五兵戈及戟酋矛夷矛也說者謂此車之五兵而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焉五兵之外有劍有刃有盾有弩戈戟主於

刺而受用以擊牙用以句其牙之謂夷者意卽
詩小戎之允牙也其形三隅如今之虎又然則
又不專以句而亦用以刺也方車戰之時敵遠
則用弓矢稍近則以牙句之句之至則施戟以
刺焉短兵相接始用刀劍此三代以前之兵用
也後世無車戰惟用騎與步其制兵之法亦惟
以步爲主

今制五十軍爲一隊有鎗有刀有弓矢有盾而
無古之所謂戈戟及牙與弩者弩僅見用於廣
右之猩猩湖南苗人所用之句刀卽古人之牙

遺製也。請命臣僚之兼通文武者講求其故。加用弩與矛二器以爲兵用。而仍下湖廣二藩選其精於二技者。津遣赴官。俾其教習。若夫父之爲父畧。如今俗所謂木棍者。然宜依古制更備。此一器以擊虜馬之足。蓋亦不減。宋人用藤札。刀也。考古之父長丈二。而無刃。禮書作八觚形。蓋八稜也。古人用於車上。故宜長。今用於步軍。手執以擊馬足。宜與人相稱。古作八稜。今宜於人手所執處爲圓形。而於其半至末爲四稜。或加鐵於稜中云。

翰人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臣按天文志云紫觜下一星曰天矢天狼下有四星曰天弧鄭氏所謂枉矢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考史陳球守零陵製爲飛矛者其形之大如矛歟今火藥有火箭若倣漢人飛矛之法而傳以今之火藥使之射遠而流行是亦驚敵之一具也

器械之利

荀子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

五十箇置戈其上。軸

與背

帶劍。羸

負

三日之糧。

臣按魏之武卒，操弩負矢，而置戈其上，是蓋長短之兵兼用也。

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又曰：弓矢禦，句。戈矛守，句。戈戟助，句。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以救，長迭戰則久者戰則強，見物與侔是謂兩之。

六韜曰：陷堅陳，敗強敵，以「大黃參連弩飛鳧電影矢」自副。

註曰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爲首電影赤莖白羽以

銅爲首

臣按周禮六射之目其二曰參連參連云者謂

前放一矢後放三矢連續而去也。考吳越春秋

有云夫射之道從分望敬合以參連。後漢書亦

云弩射以參連爲奇。誠能以古參連法教士卒

使當矢石之間。一射而連放三矢。則是一人而

兼三人之用也。意者李廣以二千騎當胡騎四

萬之圍。所謂大黃。卽六韜所謂大黃參連乎。

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註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

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筭爲治庫兵車馬

按此漢以後賦民治兵之始考史成帝建始元年立故河間王弟上郡庫令良爲王註謂此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則前此邊郡各有庫庫有令以掌兵器舊矣然地理志於南陽郡宛下註有工官鐵官則不獨邊郡有武庫而內地亦有之矣。

高祖時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以藏兵器

臣按漢志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則是時旣立武庫以藏兵器而設令以司之屬之中尉其後光

武置武庫令主兵器則以屬執金吾考工令主
作兵器弓弩之屬成則傳金吾人武庫魏晉一
遵其制蓋始於此也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丞

臣按漢書註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器械

哀帝時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
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吏職在禦寇賜武庫兵

林駟曰周之兵器在民漢之兵器在官周之在民
以兵農爲一之時漢之在官以兵農已分之後

臣按漢自郡國至于京師皆備武備在郡國則

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算賦爲之而工官與鐵官同置于產鐵之郡在京師則有武庫令掌於中郡而天子又有若盧考工室以藏兵器以主作器械一以少府主之武庫則以大司農錢爲之也漢制財用有二供天子雜用以少府之錢若大司農錢非軍國之事不得用也兵甲之作以爲軍國之備故亦用大司農錢歟

鼂錯言於文帝曰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筈

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臣按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爲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爲尚。將軍有強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亦有材官蹶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傅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之反，亦欲以強弩臨江而守。卜式亦願與臨菑習弩者請行，死之。與夫弓弩持滿，抱弩負箭，見於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不可勝紀。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

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劍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虜惟用弓矢一事。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斃之於百步之外矣。武帝元狩二年。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爲圍陳外向。胡急擊矢下如雨。漢矢且盡。廣令持滿毋發。而廣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

服虔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卽黃間也。大黄其

大者也

漢志有遠望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臣按古者弩之制有七一擘張弩二角弓弩三木單弩四大木單弩五竹竿弩六大竹竿弩七伏遠弩擘張弩步兵所用角弓弩騎兵所用木單竹竿伏遠等其力益大所及漸遠今世官兵全不用弩而四夷亦未聞有用者惟廣右徭獞用之然其弩不可施於騎殆古所謂擘張者歟
炎韞子曰夷牟製角弩馬上用之則是角弓弩乃可用於騎者今不得其製然

朝廷萬一用之天下之大安知其無人

李陵傳發連弩射單于

張晏曰三十索共一臂

諸葛亮傳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皆出其意

臣按魏氏春秋云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

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夫弩而謂之連則

非一弩也意必數者相連謂之損益者前蓋有

此弩至亮而有所損益於其間耳考史魏司馬

懿征公孫淵軍至遼東爲發石連弩射城中唐

李元諒節度隴西築連弩臺盧耽節度四川爲

大旛連弩，南詔憚之。則古人攻戰以連弩取勝者多矣。今連弩之製不可考。說者謂古時西蜀弩兵尤多大者，莫踰連弩十矢。謂之詳鴻一矢，謂之飛鎗。通呼爲摧山弩，卽孔明所謂元戎也。今具其法如此。

虞詡爲武都守，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羗并兵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勝。

臣按五兵之利，莫利於弓弩。虞詡守武都，遇有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此非但可用之以弩而弓矢之利亦宜依此用焉。卽俗所謂攢射。

也。

陳球守零陵。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步。

臣按此大木弓，後世無有，可依其法製之，以爲守城寨之具。

明帝永平中，北匈奴攻金浦城，耿恭爲戍，已校尉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臣按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

而倒謂之毛胡。盧元末，因用其人爲兵，立毛胡。盧萬戶府耿恭所用毒藥傳矢，蓋此類也。又聞廣西猺獍所用弩矢，皆傅以藥，中人濡縷卽死。比唐鄧者尤毒，宜取其方付邊城，以爲毒箭，是亦禦虜之一技也。說者多謂西北地寒而藥性不行，恐不可用。然耿恭用之，金浦城豈非迥寒之地耶。

唐初置軍器監，後并入少府監。開元初，以軍器使爲監領，領弩甲二坊。

臣按此唐人造軍器之所，臣愚以爲今每隊之

中短兵太多長兵太少宜如唐府兵之法每人皆具弓刀則長短兼用也

玄宗開元中擇宿衛勇者爲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

臣按昔人謂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者也古有黃連百竹八擔雙弓之號絞車擘張馬弩之差後世亦有參弓合蟬守射小黃皆其遺法蓋射堅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遏衝制突者非勢不克

馬燧爲河南節度使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依

便於進趨

臣按馬燧所造之甲可以爲後世法則

宋太祖開寶二年馮義昇岳義方上火箭法試之賜
束帛

真宗咸平元年馬軍都頭石歸宋進木羽弩箭以木
爲籛爲翎長尺餘入鎧甲則籛去而箭留牢不可拔
五年石晉言能發火毬火箭

臣按宋太祖時始有火前真宗時始有火毬之
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如是今之火藥否也今
之火藥用硝石硫黃柳灰爲之硝之名見于本

草漢張仲景方論中已用爲劑則是漢時已有矣然陶隱居日華子及宋圖經衍義等註未嘗言其所爲兵用也疏萬自舶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以紙爲之者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製用銅或鐵爲具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

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爲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爲矢鐵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聲聞而矢卽至矣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官監神機鎗蓋慎之也蓋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礮一發之後倉卒烟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陳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卽衝突而來請目今以後凡火鎗手必五人爲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

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互爲實藥番遞以進專俾一人司放其視一發卽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準者有間矣又宜用紙爲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四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

太宗至道二年上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遷以方畧授諸將先開兵崇政殿引陳著爲攻擊之狀刺射之法且令多設強弩及賊布陳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技矢纔一發賊皆散走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

臣按此前代用弩取勝之效

真宗景德元年幸澶州王師成列李繼隆等伏勁弩分據要害周文質部下以連弩射殺捷覽

臣按宋澶淵之役所以退虜而成和者捷覽一矢之功也

熙寧中內副都知張若水進神臂弓初民李宏獻此弓其實弩也以麋爲身檀爲梢鐵鑿鎗頭銅爲馬面才府解索札絲爲弦弩身通丈三尺二寸兩彈各長九寸二分兩閃各長一尺一寸七分弦長四寸通長四尺五寸八分弦長二尺五寸箭木羽長數寸時於土津間校驗射二百四十餘步穿榆木沒半箭有可

并箭奏御詔依式製造

大觀中吳擇仁奏神臂弓實乃天授以甚利之器徽宗御筆謂射遠攻發所向無前可謂利器使教人習而能之非中國利令民間不得習製

臣按自古弓弩之製其最善者漢稱大黃唐稱伏遠宋之神臂克敵其最也

又熙寧六年置軍器監凡產材州置都作院凡天下知軍器監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吏民獻器械法式者甚衆是歲又置內弓箭南庫而軍器監奏遣使以利器頒諸路作院爲式

臣按設官以造軍器是誠嚴武備之要務我

祖宗以來以其事屬之工部凡軍器專設軍器局
軍裝設針工局鞍轡設鞍轡局掌管時常整點
若有缺少隨即行下本局計料委官監督定立
工程如法造完進納內帑遇有關支奏開支
給其外藩府州縣呈稟成造具奏行下依式造
完支撥若各處有司歲造之數起解到部辨驗
堪中送庫交收有不堪者坐監造者以罪其所
造軍器弓有二等曰一意角弓曰交趾弓鎗有
二等曰魚肚鎗曰蘆葉鎗刀之制有馬軍馬劍

刀步軍腰刀將軍刀凡三等又有馬軍又黑漆
銳子箭紅油團牌等器械若夫甲冑則有水磨
頭盔水磨鏃子護項頭盔紅漆齊腰甲水磨齊
腰鋼甲水磨柳葉鋼甲水銀摩挲長身甲併鎗
馬赤甲之類此皆

國初所造之制其後內兵仗局各以巧計加添
新樣者又不止是臣考漢之史臣稱頌宣帝綜
核名實至謂其技巧工匠咸精其能此雖有司
之事然亦上繫

朝廷之政

宋高宗紹興中詔有司造克敵弓。弓乃韓世忠所獻者。命殿前司閱習詔能貫踰三石弓。施二十矢道進秩一等。帝謂宰執曰。此弓最爲強勁。雖被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其後楊存中以爲克敵弓雖勁而土病蹶張之難。乃增損舊製造馬黃弩。製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發三矢矣。

臣按觀其所謂施二十矢及病蹶張之難之語。則克敵雖以弓名。其實弩也。竊惟自古論兵者莫不以弩爲中國長技。

元西域人亦思馬因善造礮。世祖時與阿老瓦丁同

至京師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于城
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
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
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元人於北岸陳礮以擊之舟悉
流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

臣按元人始造此礮以攻破襄陽世因目曰襄
陽礮考唐史李光弼作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
十餘人疑卽此礮蓋古原有此制流入西番亦
思馬因倣而爲之也自有此礮用以攻城無
不破用以擊舟無不沉今民間多有知其制

八編類纂

卷之四

度者。